



上文講到呂四娘與乳母，逃出國明園，至豐台秘密村莊，以雍正帝之頭，毀祭呂氏祖先與被難之族人。雍正帝之太監，照祖訓早晨請帝上朝，無人應進，朝發現被刺，忙召張廷玉、王公大臣，秘密會議，不許張揚，時爲十一月二十二晨。

軍中，有一位和頂之時，當腳——常用熱水的磨擦腳，近數由薄近壞，有雨候，用孔的面孔，會如此。

[illegible]

劉邦在
個稱呼來
抱長聲背
聲，又罵
似自言自
為王霸，
誰知道
公族，媽
着，每當
她都是
，忽然，
乎以此一
注意，接

着「側高」的人，那男人在閃爍的光綫中情然的出現了她！

「誰？」

「是夜，」那聲音中帶着「點歉意：『師傅，我沒帶！』」

把！

看情形，才知道那是司琴的阿根。賀芝如心理整齊的，把學生都看作是「自己人」，所以自己不會避諱的；所以會時常在他們私人的居處出來往，有時使她

不愉快，她覺得自己的家庭是公開的，她連這一點隱私生活也沒有。

現在，那根阿根就是專任上座車的事，

恩怨情天

她連提

一個怎麼

提連提

「……」

上來了，我打電話過去，問他消息。在電話中咳嗽喘喘的，說：「定是心機爛，誰知媽打電話來打了一通話，以爲這早和媽講過電話，有些驚慌失措。」

有幸好，所以不能給我告發。

放下電話後，我信口雌黃，說：「好，你別想太多，只好睡下吧！」

起身，看錶已是八點半了，連忙打了個電話過去，起身的工人張，太本沒反應，於是我要再撥打回去，於是又過了個鐘頭，我洗好澡，上廁所，又看了下時鐘，九點半時，我再打電話過去，她一聽聲音，先笑了一陣才說道：「漂亮，你電話不便宜嗎？」怕人家偷聽去了，急急跑到馬場邊，告訴她，我發覺什麼似的，匆匆趕到馬場，好像看見她的樣子，她就稱我爲「夜三場馬」，我已經買了一輛，好車中了。可憐下見，至少也還有真好多，所請來找你們……」



位騎師上少，我三不如說三

元，說是要我買下一輛，只好照舊黏貼下去。滿以然了。那……一輛了，老冷清清黏貼：『是呀！替我買了兩元的送呀！結果全沒發覺，』老本家告訴我借我的錢，我簡直是，聽見我發強硬的道：「跑開去不曉得，要緊！」又怪我學壞的，更點點告辭了，報給老賊貼士，便急急寫，所以落位，報給消息，投寄半年，才看見『大公報』。



雲思其陳

性道友，不是沒關係，我有人有人的經驗，我的女朋友，告訴我貼士後，寄出了『來來來來』，我好意思問他但只買了十元。老吳道：『當然，相信，豈不虧了以後關係，』老李道：『於是，我一百元，分成了三個包，買了一百元，領了空憑據，」我一說，意恩無非使她高興，龍神飛了，還嫌我買得太少，據她說，這樣車費得十，至少個三三千兩千，要不然，分個三五萬五，兩包就快多了嗎？或者，」

· 映耐天今

[illegible]
